

两浙作家文丛

汪元量集校注



胡才甫 校注
〔宋〕汪元量 著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汪元量集校注

两浙作家文丛



责任编辑 潘新国

封面设计 池长尧 刘 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汪元量集校注/(宋)汪元量著;胡才甫校注. —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9.12

I. 汪… II. ①汪… ②胡… III. ①汪元量(1241~1317)-文集②古典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宋代 IV. I214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178 号

汪元量集校注

胡才甫 校注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 印数 1—2150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518-537-9/I·359

定价:18.50 元

前 言

汪元量为南宋宫廷琴师，又为有特色而又杰出之诗人、词人。近世以来，鲜有人研究其行实著作。清季王国维氏于其所著之《观堂集林》中始有所论列，亦为之辑录校勘，其辞既褒亦贬。三十年代中期，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氏著《双行精舍校汪水云集》，校勘精详，又精于版本。但以诗为主，不及其词。孔凡礼氏于八十年代，在《文学遗产》上发表《关于汪元量的身世、生平及著作》一文。同时，杨积庆氏亦在同一杂志上发表《论汪元量及其诗》。于是汪元量之行实著作渐在国内引起重视。而孔氏复精研深诣，先后数年，先依据李一氓先生所藏之清代汪森本《湖山类稿》、《湖山外稿》（两者均为手抄本），并从明抄本《诗渊》及复印本《永乐大典》中发掘出汪之佚诗佚词多首，汇辑而成《增订湖山类稿》。此书出版，海内风行。

余讽诵之余，不自量力，为汪元量全集进行校注。本文分为六节，即身世概况、诗词内容、诗词特点、诸家评论、类稿新编、校注经过。其所以为此者，欲以表忠义之志节，发潜德之幽光，爰解诂其典实，为初学作嚆引。区区之怀，如是而已。

身 世 概 况

汪元量，字大有，号水云，别号水云子、楚狂，自称江南倦客、江淮倦客，宋末钱塘人。其父名琳，字玉甫，生子七人，元量居三。元量长身玉立，额颡宽广，髭发繁密，而且声音宏亮。出生于宋理宗淳祐

(1241—1252)初年。景定(1260—1264)初年,他二十岁左右就被选列宫廷里任事,同时学习书史。咸淳年间,开始为宫廷撰写词章,有时候也为谢太后、王昭仪弹琴,又进太学为上舍生。

元量善写诗词,同时代人有的称他为“诗史”,以比唐朝的杜甫。诗的风格,有人说是“快逸奔放”,也有说是“幽忧沉痛”,更有的说是“清丽”。他的词,才华横溢,当时又有人把他和作《清平调》的李白相比拟。在写诗填词之外,亦善作画,更善弹琴,常以书生或儒者自命。可以说,元量是儒者而精于弹琴作画之诗词作家。

宋德祐二年,元世祖至元十三年(1276)正月十八日,元军至皋亭山(离杭三十里),时国仅幼君,朝无老臣,太皇谢太后与幼主向元投降。元主命宋君臣赴燕朝见。这年三月,宋恭帝赵焜、全太后、福王赵与芮、隆国夫人王昭仪一道离杭北徙。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,不久,也赴大都,元量随行。(元量北徙时间有二说,详后。)

至元十七年(1280),元旦早朝,有诗呈留梦炎,这时已在元廷任职,大约是翰林院供奉。十月,到囚所慰问文天祥。

至元十九年(1282),元国主因江南有事,遣宋君臣迁赴上都,元量同行。次年,宋君臣奉命仍回大都。

至元二十三年(1286),元量奉元主之命随严学士代祀名山大川及东海。不久宋太皇太后谢氏病逝,赵与芮及王昭仪亦相继谢世。

至元二十五年(1288),元主派遣赵焜往吐蕃学佛法。全太后到正智寺当尼姑。元量始三次上书,要求南归,最后得到准许以道士身份成行。别大都时,宋旧宫人和燕赵诸公子为元量饯行。

至元二十六年(1289)春天,元量由江西入浙江,经衢州回到钱塘。到家后,先去看望老友徐宇、林昉和周方、李珣等,又结成诗社。次年赴江西去访晤马廷鸾、章鉴、陈杰、曾子良等老友。这年秋天,单身游湖南。第二年又到四川各地访问,居留两年回杭。在丰乐桥外建造小楼五间,称为湖山隐处。

元成宗贞元年间(1295—1297)元量依旧健在,除往湖南、四川参观访问之外,还多次到匡庐、彭蠡一带漫游。行踪飘忽,时人不了解他,江西人称他神仙,还有人画他的像供奉起来。他的卒年大约在元仁宗年间(1312—1320),存年约七十七八岁。

诗 词 内 容

汪元量集共有诗四百八十首,词五十二首。诗中有四组比较重要:

(一)《湖州歌》九十八首。所叙从元兵至皋亭山直至南朝驸马投元。诗中写元兵入杭,宋室投降,三宫北徙途中经过及抵燕京后受到优待之情况。《湖州歌》九十八首,从六十八首起即叙元人优待三宫,筵开十次。其所以为此者,除了笼络胜国归降之人心,亦所以掩饰其诏谕江南不杀一人之谎言。元量身当其境,不能不作正面之颂赞,其用心良苦。元量于三宫凄凉冷落之中,伴之慰之于生死之际,实为留燕十二年之心迹所在。诗并非作于一时,至燕京后集其成。因此,诗之先后时间不尽相合。所谓《湖州歌》者,孔凡礼氏以为伯颜驻军湖州市为指挥中心,故名。实际上所谓湖州并非今之湖州市,乃指杭州北关外湖墅一带地方。

(二)《越州歌》二十首。主要记载元兵入杭情况,回忆南宋朝廷旧事及揭露贾似道之流擅权误国。孔氏认为越州指绍兴六陵所在而言,实际上二者均为眷念故国而作。

(三)《醉歌》十首。以亲身经历,写宋室投降,元兵巡城入宫事实。刘辰翁批云:“此十首真江南野史。”元量与林石田诗,亦自称野史。

(四)《杭州杂诗和林石田》,共二十三首。刘辰翁批云:“此数诗,老杜秦州体。”虽以和林石田为名,却是借古伤今之作,语意比较隐晦。

词共五十二首，多半为集句。其中《太常引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莺啼序》较为特出。

元量每到一处，每遇一事，或有所闻所见，无不记之以诗，颇有为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所未载者。当世刘辰翁等均以诗史目之。南归以后曾漫游江西、湖南及四川各处，亦多感时伤事之作。

诗 词 特 点

自来评论诗词，多以思想性及艺术性并提。经过对元量诗词多年学习，并加深入体会和研究，我认为汪元量确系突出的爱国主义作家。他的忠义之衷怀与诗词之卓越成就，实兼而有之。诗中对朝政不当、奸臣专横、官吏失职及民间疾苦都能直言指出。三宫被掳北徙，后来受到残酷的待遇等等，均有委婉的记述。窃以为元量诗词之思想、艺术有下列各特点：

（一）学有渊源，格律严谨

如前一节所言，元量弱冠入宫廷任事，学习书史，并在太学为上舍生，可知他并非一般琴师，而是有学问的儒者。所以他写的诗词，忧国土之沦胥，哀三宫之播越，情辞凄楚，而且正气磅礴，哀怨备呈，并非一般诗人所能达到。他吟诗填词，对平仄对仗严守格律，并无失粘失对及出韵等病。刘将孙称道：“盛年以词章给事宫掖，如沉香亭北太白；中岁从八骏宴瑶池，如奉天陆九、凤翔韩致尧；燕云朔雪，抱琴来归，如还自会稽之庾肩吾；绳桥栈道，使祷群望，又如乘槎之博望侯。”在诗词中，用典使事，更是博闻赅识。例如《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》“耿耿不圆卿，宁方自如皂”两句，系出自元结《恶圆说》：“宁方如皂，不圆为卿。”又如《锦城秋暮海棠》诗中有“草堂无诗花无德”之句，亦是僻典，后查《词林典故》，始得其解。又如《光相寺》诗有“五十三参”一句，出于《华严经》，乃属佛典。仅此数例，可见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。

（二）调护三宫，同蒙苦难

元量抵燕后，周旋于太皇太后谢氏、太后全氏、幼主赵焘及福王与芮之间，使各得安居无事。1283年，文丞相就义后，其时有江南起义消息，元主遣宋三宫等徙居于离燕京数千里、气候严寒之上都，沙塞互寒，艰危并历。元量有《寰州道中》诗：

穷荒六月天，地有一尺雪。孤儿可怜人，哀哀泪流血。
书生不忍啼，尸坐愁欲绝。鼙鼓夜达明，角笳竞於邑。
此时入骨寒，指堕肤亦裂。万里不同天，江南正炎热。

孤儿指幼主赵焘。书生，作者自指。元主阴险猜忌，江南有事，迁怒于孤儿寡妇。越一年，复下令迁故宋宗室及其大臣于内地。元量有《开平》诗：

冷霰撒行车，呻吟独搔首。须臾大如席，风卷半空走。
母子鼻酸辛，依依自相守。书生倒行囊，沽来一尊酒。
暂时借温和，耳热岂长久。万木号阴风，言语冰在口。
毡房耿无眠，兀兀听刁斗。

母子自然是全太后和幼主，在寒风朔雪中，难度长夜。元量借酒驱寒，何能长久。凄苦的情况可想而知。其后赵福王与芮逝世，元量有《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》诗云：

大王无起日，草木尽伤悲。生在太平世，死当离乱时。
南冠流远路，北面幸全尸。旧客行霜霰，呼天泪湿麾。

福王死了，不说人悲伤而说草木尽伤悲，可见福王北行，身同俘虏，元人哪有同情的心！“南冠”句说明福王以囚犯身份，流离于数千里

道路之中。“北面”句说，由于福王能及早北面投降，幸而免于身首异处。作者对福王之死，抒写伤痛之怀。又如《瀛国公入西域为僧号木波讲师》诗云：

木老西天去，袈裟说梵文。生前从此别，去后不相闻。
忍听北方雁，愁看西域云。永怀心未已，梁月白纷纷。

按幼主七岁，被掳北行，在燕京十馀年，元主还不放心，令其只身赴西藏学习佛法。赵焜长期在西藏，从事佛经翻译，著有《因明入正理论》和《百法明门》两书。直至元英宗至治三年（1323），仍不免被杀于河西。元量在官掖及抵燕后教赵焜学习诗文，名为君臣，谊同师弟。从“生前”“死后”二语，可见两人情谊深厚，所以有“忍听”“愁看”的别后系念。

元量和王昭仪既是诗友，又为琴侣。王昭仪死时，元量有《女道士王昭仪仙游词》：

南国生如梦，幽州骨未寒。金闺诗卷在，玉案道书闲。
苦雾蒙丹旆，酸风射素棺。人间无葬地，海上有仙山。

王昭仪宋时封隆国夫人，名秋儿。因为擅长文墨，常代度宗批阅章奏。宋亡，随三宫北徙。在燕京时，与元量常有唱和。自被遣内地归来后，为女道士。这首仙游词，称“雾”为“苦”，称“风”为“酸”，又称“棺”为“素”，只此数字，就可以想到昭仪死时的寒伧情况和元人薄待到如此地步。结处两句，尤为沉痛。由于国破家亡，哪有土地可以安葬；因为曾经入道，乃妄托仙山，于无可奈何之中，别寓深痛悲酸之思。

（三）激励正气，图图陈词

元量居燕时，自文丞相被囚至就义数年间，曾多次到银铛所慰

问，当面作《妾薄命呈文山道人》一首，勉励文天祥保持忠义大节。这首诗较长，而且落字亦多，现引其警句：

自服嫁时衣，荆钗淡为容。誓以守贞洁，与君生死同。
君当立高节，杀身以为忠。岂无春秋笔，为君纪其功。

元量又有《读文山诗稿》，诗云：

一朝禽瘴海，孤影落穷荒。恨极心难雪，愁浓鬓易霜。
燕荆歌易水，苏李泣河梁。读到艰难际，梅花铁石肠。

天祥就义后，元量又有《文山道人事毕壬午腊月初九日》：

崖山禽得到燕山，此老从容就义难。
生愧夷齐尚周粟，死同巡远只唐官。
雪平绝塞魂何往，月满通衢骨未寒。
一剑固知公所欠，要留青史与人看。

文山被囚数年，元廷多次劝降，文山作《正气歌》以答。元量多次至银铛所慰问，他只提忠义，不说其他，两人之心正同。丞相从容就义，这首诗表现了深挚的悼念和敬佩之情。

（四）失地重临，黍离凄感

元量奉命降香，到过黄河南北，南归以后，又重游湘蜀，有不少故土沦亡、黍离伤感之作。如《潼关》诗：

蔽日乌云拨不开，昏昏勒马度关来。
绿芜径路人千里，黄叶邮亭酒一杯。
事去空垂悲国泪，愁来莫上望乡台。

桃林塞外秋风起，大漠天寒鬼哭哀。

又有《岁暮过信州灵溪》：

不弹长铗叹无车，独倚孤筇面碧虚。
兵破乡村人住少，火烧桥道客行疏。
云低天阔鹰呼隼，水落溪喧獭趁鱼。
东骛西驰归未得，明朝又是岁将除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，元量有《莺啼序·重过金陵》词：

金陵故都最好，有朱楼迢递。嗟倦客、又此凭高，楼外已少佳致。更落尽梨花，飞尽杨花，春也成憔悴。问青山、三国英雄，六朝奇伟。麦甸葵丘，荒台败垒，鹿豕衔枯荠。正潮打孤城，寂寞斜阳影里。听楼头、哀笳怨角，未把酒、愁心先醉。渐夜深，月满秦淮，烟笼寒水。凄凄惨惨，冷冷清清，灯火渡头市。慨商女不知兴废，隔江犹唱《庭花》，余音亹亹。伤心千古，泪痕如洗。乌衣巷口青芜路，认依稀、王谢旧邻里。临春结绮，可怜红粉成灰，萧瑟白杨风起。因思畴昔，铁索千寻，谩沉江底。挥羽扇、障西尘，便好角巾私第。清谈到底成何事，回首新亭，风景今如此。楚囚对泣何时已，叹人间、今古真儿戏。东风岁岁还来，吹入钟山，几重苍翠。

按“苍”字原缺，今从《全宋词》。此词应作于南归后，从“金陵故都最好”，转而为“麦甸葵丘，荒台败垒”，以至于“凄凄惨惨，冷冷清清……”，至“楚囚对泣”、“回首新亭”结束，可见元军铁蹄所到，城邑墟丘，自不免有黍离之感也。

（五）痛斥奸佞，情词愤慨

元量对奸佞大臣，谴责不遗余力，不避权贵之家。南宋之亡，应以贾似道为祸首。元量有《贾魏公雪中下湖》诗：

冻木号风雪满天，平章犹放下湖船。
兽炉金帐羔儿美，不念襄阳已六年。

平章指贾似道。以姊为理宗妃，依仗皇亲关系，官位直升至平章军国，封魏国公。似道擅权纳贿，恣意淫乐，而且蒙上压下，不理政事。襄阳被元军围困，不发援兵，以致襄樊失守，危及临安。元量又用揶揄反语进行谴责，如《越州歌》其十：

贾庙巍巍尽敕封，秦齐两国受恩同。
木绵庵下无依鬼，合策麒麟第一功。

《越州歌》其十一：

集芳园里策奇功，丞相南行面发红。
留得紫绵三百曲，风吹雨打并成空。

讥刺似道被革职放逐，在木绵庵被杀的可耻下场。另外还有《读李鹤田钱唐百咏》诗：

南浦亭边话别时，扁舟东下浙江湄。
编将越国千年事，吟作钱唐百咏诗。
无火可能烧莽卓，有刀恨不斩高斯。
五陵佳气飞扬尽，泪洒西风两鬓丝。

(六)关心民瘼，反对凌虐

元量虽久居宫禁，但也关心民间疾苦，尤其是南归后赴湘入蜀，道途所经，目见耳闻，发为忧国哀民之作。如《兴元府》诗：

秋风吹我入兴元，下马荒邮倚竹门。
诗句未成云度水，酒杯方举月临轩。
山川寂寞非常态，市井萧条似破村。
官吏不仁多酷虐，逃民饿死弃儿孙。

官吏不仁，酷虐多端，使农民丢弃儿孙，逃入他乡求食。又如《利州》诗：

云栈摇摇马不前，风吹红树带青烟。
城因兵破慳歌舞，民为官差失井田。
岩谷搜罗追猎户，江湖刻剥及渔船。
酒边父老犹能说，五十年前好四川。

宋末元初，对民间剥削严重。《隆州》诗：

歇马隆州借夕凉，壶中薄酒似酸汤。
城壕寨屋偏栽柳，市井人家却种桑。
官逼税粮多作孽，民穷田土尽抛荒。
年来士子多差役，隶籍盐场与锦坊。

如上所说，元量久居宫禁，随三宫抵燕后，曾被遣居开平苦寒之地，旋奉命代祀岳渎，行迹遍历大河南北与湘陕两省，南归后又有湘蜀之行，其所见闻，收拾于诗，官吏酷虐、民不堪命情况，可以概见。

诸家评论

元量之为人与著作，宋亡以后，前人评论滋多，兹择要迻录如下：

刘辰翁《湖山类稿序》云：

杭汪水云，以布衣携琴渡易水，上燕台。侍禁时，为太皇、王昭仪鼓琴奉卮酒。又或至文丞相银铛所，为之作《拘幽》以下十操，文山亦倚歌而和之……归江南，入名山，著黄冠，据槁梧以终，又起而出乎江湖。迩者，名人胜士以诗见。其诗自奉使出疆，三官去国，凡都人忧悲恨叹无不有。及过河所历皇王帝伯之故都遗迹，凡可喜、可诧、可惊、可痛哭而流涕者，皆收拾于诗。解其囊，南吟北啸，如赋史传，亦自有可喜。余盖不忍观之。孰不游也，以琴遇少，琴能诗又少，余欲尽其卷计之，而不胜其壹郁也，则复使之进琴焉。

赵文《书汪水云诗后》云：

读汪水云诗而不堕泪者，殆不名人矣。水云，杭人。善琴，尝以琴事谢后及王昭仪。暨国亡，亲见苍黄归附，又展转北行，道途所历，痛心骇目，不可具道。留燕日久，尚能和王昭仪歌诗，访文丞相于囚中。三官幸得不死，没者为青冢，存者为浮屠，皆史记所未有。

李珣《书汪水云诗后》云：

（水云诗）纪其亡国之戚，去国之苦，艰关愁叹之状，备见

于诗……唐之事纪于草堂，后人以诗史目之。水云之诗亦亡宋之诗史也，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。其愁思壹郁，不可复伸，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。噫！水云留诗与后人哀耶，留诗与后人愁耶？可感也，重可感也！

汪森《湖山类稿后序》云：

水云先生遭时改步，随三官北徙，琐尾流离，冰天沙塞，魂销骨折，九死而不一生。其见诸诗歌，怨而不怒，怜而不激，忧愁摧败，而旧国故都不忘寤寐，一篇之中三致意焉。可谓有守不辱之士矣……先生由杭入燕，道里所经皆百战之地，黄尘白月，败垣蔽棘，对之而伤心，言之而陨涕。去国千里，留身一纪，叹瀛公之说梵，哀王母之空门。谢后挽章，提刑哀些，金闺之诗卷何存，玉案之道书长在。以至南冠远路，北面全尸，月满通衢，雪平绝塞之作，不待搔首问天、椎心泣血者矣……当时号为诗史，夫岂吾欺！

清季王国维《湖山类稿水云集跋》云：

汪水云以宋室小臣，国亡北徙，侍三官于燕邸，从幼主于龙荒。其时大臣如留梦炎辈当为愧死。后人多以完人目之。然中间亦为元官，且供奉翰林，其诗具在，不必讳也。……然水云本以琴师，出入宫禁，乃倡优卜祝之流，与委质为臣者有别。其仕元亦别有用意。少帝西行之后，水云亦即南归，与方（凤）谢（翱）龚（开）诸贤，迹异而心则同。有宋近臣，一人而已。

今人杨积庆《论汪元量及其诗》云：

……谁知就在南宋，小朝廷沉湎于“醉里君王宣乐部”的欢娱时刻，元兵已入古杭，而对着“国母已无心听政”，“满朝朱紫尽降臣”，国破家亡，大势已去的局面，元量一面愤激地“声声骂杀贾平章”，一面又无可奈何地慨叹“书生空有泪千行”。一个官禁琴师有心救国，无力回天，却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充满爱国激情的琴曲。……当宋三官、大臣北上的情景，抵达燕京后，谒见元主赐宴封赏之经过，及幼主为僧，太后为尼，太皇嫔御相继凋零之情事，既不见于正史，亦不见于私家论述，而偏偏为一个供奉琴师用血泪写了这一时的伤心野史。《湖州歌》九十八首，则是奋笔直书，细写南宋临安失陷，君臣归降，三官北徙时之沿途所见，抵燕时元主燕赏之经过，絮絮娓娓，如泣如诉，愁思壹郁，不可复伸。“靠着篷窗垂两目，船头船尾烂弓刀”，“官兵两岸护龙舟，麦饭鱼羹进不休”，这是三官北行时之非人待遇；船上武装押运，沿河戒备森严。而沿途所见，更是一番兵燹之后的悲凉惨状。抵达燕京以后，元廷赐宴达十次之多。尽管“赐予意无穷”，可是买不了“万里孤羁夜忆家”的缅怀祖国家园的深厚感情。因此九十八首最后叹道：“杭州万里到幽州，百咏歌成意未休！”正由于诗人意犹未尽，所以他“我更伤心成野史”，用自己的诗写下三官的结局，随侍官人的分嫁，文丞相死事等南宋覆亡的一代野史，弥补了宋元史书所未曾有的空缺。当奉使代祀时，经历万五千里，也走遍大河南北的名山大渎和历代帝王之都，抚今思昔，睹物伤情，自不免激起对祖国深沉怀念。过阿房故基，感慨“乾坤反掌间，山河泪如雨”，经洛阳桥畔，他喟叹“红紫已无花烂漫，青黄只有草纵横”。夜宿终南，勒马潼关，他悲愤地写道：“千古伤心南渡曲，一襟清泪北征诗”，“事去空垂悲国泪，愁来莫上望乡台”。身临黄河渡口，他慷慨自誓：“狂来拔剑斫河水，欲与祖逊争雄鞭！”到达汴梁城下的《夷山醉歌》，诗人更是感情激越，从艮岳凄

凉，故宫禾黍，追忆到徽钦北狩，六龙难返，进而叙写“鸠居鹊构苍隼入，蛇出燕幕白孤立”的临安之陷落，二王之入闽，三官之北迁。这根本不是什么醺醺醉歌，而是清醒地概括了自靖康以来南宋一代的消亡史，是诗人爱国情怀的真实表露。他借助“有客”的感叹，道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：“如此河山落人手！”然而繁华如梦，回天无力，汪元量和他同时的亡国遗民一样，最后只能意志消沉，及时行乐对待现实人生。

在结束这一节时，引孔凡礼氏在《汪元量事迹纪年》里的一段评论。其言曰：

《湖州歌》其八十：“一人不杀谢乾坤，万里来来谒帝闕。高下受官随品从，九流艺术亦沾恩。”入大都之初，元量或得某种封授，其详已不可考。此种封授，实与宋幼主赵焜之封瀛国公、福王赵与芮之封平原郡公有相类处。此种封授，不过羁縻旧朝君臣之心，示新朝宽大之政而已。元统治者予元量某种官职，亦可于此理解。论人之出处大节，首当论其心迹。元量素以淡泊为怀，其友刘辰翁《湖山类稿序》、兜率长老《题汪水云诗卷》皆以为言。由于处于特殊之历史环境，特殊之地位，其任元职，有无穷之隐衷在。《答徐雪江》叙及任元官时，有“只今对客难为答”之句，约略透露出此种心境。平情而论，元量以元官为掩护，有便于访慰文天祥于缙继之中，有便于周旋宋太皇太后谢氏、皇太后全氏、幼主赵焜、福王赵与芮之间，后者更为元量用心所在。此种心迹，不独见之于行动，亦见之于诗篇。略举数例。一，《南岳道中》诗有“三官万里知安否，何日团栾把寿觞”之句。时元量使祭衡岳，如此系念宋三官，固知其心无时无刻不在宋室。他人不能如此表白，元量表白之。二，《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》中，有“北面幸全尸”之句，何等悲痛，何等愤怒。悲